

荷马的 13 个中文名字

胡译之

精神滿發樂而不過無一理而不具矣。蓋歐羅巴民講異語其詩書異類。諸詩之魁為希臘國和馬之詩詞。並大英米里也。之詩希臘詩翁推論列國。圍征服城也。細講性情之正。曲哀樂之原由。所以人事。天下天道。和馬可謂詩中之魁。此詩翁與於國朝。穆王年間。歐羅巴王等。振厲文學。詔求遺書。搜羅自此以來。

上古泰西各國惟希臘文風最盛如格致性理詩賦諸學皆粹與焉當中國周初時其國有一警者名和美耳最長於詩其生平著作後人為之校定集成分上下二部每部各二十四卷中皆詠希臘與鄰境搆兵之事雖言多奇詭而義歸於正固未足稱史實開作史之先後人著作篇什下至畏歌戲

大著述者其著述一日存則其著述且及於千百世而流故希臘之有鄂謨爾也大利之有唐且也。英吉利之有狄斯丕爾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國人人之所尸而視之社而履之。而政治家無不慕。何則。彼等。讓與國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國民之所信以為生。論者。若政治家之。道。決不能如此。且。望也。

希臘詩人荷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為今日者。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傑本。每篇。萬數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拜倫。歌德。田尼。澤。等。其詩。動。亦。數。萬。言。俾。故。勿。謂。文。強。即。其。數。萬。言。已。奪。人。矣。中國。事。事。落。人。後。惟。文學。似。可。頌。頌。西。域。然。長。篇。之。詩。最。傳。諸。者。惟。杜。之。北。征。南。征。之。詩。宋。人。至。稱。為。日。月。爭。光。然。其。精。深。整。齊。雄。偉。壯。麗。之。氣。向。未。足。也。古。詩。孔。雀。東。飛。一。篇。千。七。百。餘。字。讀。之。今。第。

(1882)、丁韪良的《西学考略》(1883)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在《万国通鉴》中,荷马被译作“侯美尔”;《西学考略》中,则译称“贺梅尔”,用的都是与“和美耳”相近的译名。在这一时期,学用官话的传教士渐多,他们在音译时,也大多会对照官话的发音来选字。“和美耳”、“侯美尔”和“贺梅尔”,不但在官话中的发音非常接近,而且这也正是 Homer 在英语和德语中的另一种读法——[hómɛ:ə]的音译。它听起来很像希腊语的发音,只是缺少最后的尾音“s”。从偏好上看,以艾约瑟为代表的这一大批传教士,对于希腊的原典似乎有特殊的执念。

早在 1870 年代,一些身处欧洲的中国人注意到了这个身世成谜的诗人。彼时郭嵩焘正奉命出使英国,他在日记里,曾两次提到荷马。第一次是光绪三年(1877)七月初三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何满得所著诗二种,一曰谛雅得,一曰阿锡得。”即《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之谓也。第二次是十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希腊文学盛于西土,如诗人河满及谛窝奢尔,皆有高世之行,而安贫乐道,遗弃一世,有类古高士之所为”。和晚清不少士大夫一样,郭嵩焘在记录译名时也相对随意,在他的日记中,一个西名有时能找到多个不同的译名。虽然后人点校郭嵩焘日记时,将“何满得”、“河满”二名皆注为“荷马”,但事实上,这两个词的音节长度不同,西文的来源也不同。“河满”无疑来自 Homer,“何满得”则来自 Homerids,后者一般翻译为“荷马氏族”、“荷马门徒”或“荷马的子孙”。在西方,《荷马史诗》的成书过程存在较大的争议,郭嵩焘称 Homerids 乃史诗作者,亦不排除他关注过荷马身份的争议,知道《荷马史诗》“非一人手笔”的可能。

19 世纪初,荷马的译名又发生了变化。1904 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教育偶感》一文,感叹“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前百世而未沫”,如“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有唐且也,英吉利之有狄斯丕尔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鄂谟尔、唐且、狄斯丕尔、格代这些略显古怪的名字,很可能是他在音译

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时,受到海宁方言的影响。在海宁方言中,“鄂”字的发音类似普通话的“我”。在法语中 Homère 的发音,就几乎与海宁方言的“鄂谟尔”一模一样;而在日语中,尽管“ホ”发“ho”音,但ホ一マ一带有长音,读起来与“鄂谟尔”亦有些相近。因此,王国维的“荷马”译名,有可能来自罗曼语族的 Homère、Omero,但亦不排除来自他所熟悉的日语的可能。

或许是因为王国维的光环,或是因为同样生于浙江且留学日本,鲁迅对王国维的翻译颇为认可。他曾撰文《不懂的翻译》,专门引述过王国维翻译的译名。在译指荷马的场合,鲁迅也采用了“鄂谟”的译名。这一译名甚至影响到了曾经留学英国的福建人严复。在严复的文章中,同样也用“鄂谟”或“鄂谟尔”来指代荷马,尽管这个发音与他所熟悉的闽方言、英文或官话都相去甚远。

不过,大概因为王国维的音译仍有些生僻,一般读者还是更青睐那些简易直白的译名。所以,同时期的作品中,由和马“改良”而来的“荷马”便成为主流,其使用频率比“鄂谟”要高得多。1902 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就发出过“希腊诗人荷马,旧译作和美耳,古代第一文豪也”的感叹。尽管在 1916 年的《彙社丛刊》上,周作人仍然固守着希腊语的发音,坚称“希腊河美洛思,旧译荷马”(亦有人引作何美洛思),等到 1936 年,钱天起在编《学生国文学类书》时,就只说“荷马或称荷马洛斯”了。待到抗战结束,“荷马”这一译名遂成共识。

从“和马”到“荷马”的 13 个不同的译名,尽管源自于荷马一词在西语中各式各样的发音,其背后暗含的,却是西方学界对这位诗人身份的困惑和争议。这些译名的变迁,构成了这一西来文化符号从出现到混淆、经过反复竞争并最终定型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缩微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只可惜,“史书”出则“史料”亡,那些被淘汰的译名,以及它们所蕴含的信息也随之湮没了。我们很难从仅剩的“荷马”二字,去寻觅西学东渐中的嬗变和美感。现在人们仍然记得的,可能只剩下他奇伟隽永的作品和迷离的身世了。(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和马”

艾约瑟在《西学略述》译作“和美耳”

王国维在《教育偶感》译作“鄂谟尔”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译作“荷马”

在西方家喻户晓的荷马和他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才经由传教士介绍到中国。在他和他的作品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他的名字先后被翻译成和马、马和、侯美尔、贺梅尔、和美耳、河满、何满德、河美洛思、何美洛思、鄂谟尔、鄂谟、和马洛斯、荷马种种。这些不同的中文名字究竟从何而来?不同汉字的选取,究竟是音译、字义的差别,抑或别有原因?中国人对荷马的认知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在古希腊语中,荷马的名字有两种不同的写法:“Ὅμηρος”和“Ὅμαρος”。它们分别来自两种古希腊的方言,以前者更为流行。盖因文献不足征,后人对于荷马的生平和历史上的具体活动不乏揣想,这也体现在对他名字含义的多重解读上。“Ὅμηρος”一词在希腊语中,可以解释为“跟随”、“人质”和“盲人”三个含义,人们便根据这三个含义分别把荷马解释成了“追随领袖的人”、“作人质的贵族”和“盲人”。但他到底是不是贵族,眼睛盲不盲,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荷马的名字版本,比他的生平版本更多。Ὅμηρος 在拉丁语中作 Homerus。在属于拉丁语族的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它被拼作 Homère、Homero 和 Omero,在发音时省去了开头的“h”和结尾的“s”;

在同属日耳曼语族的英语和德语里,它则被拼成了 Homer,省去了后两个音节。荷兰语中的这个词,发音最接近希腊语,拼作 Homerus。虽然上述诸种形近而音异,但总体来说尚属正常现象。泰西语言种类繁多,发音规则各异,古老的词汇一旦开始流传,便会因着不同的传播次序、文化差异和语言变化,衍生出不同的形式。因此,当这位诗人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时,他的中文名字也是五花八门,译者之间少有共识。

荷马的名字在中文出版物中,首见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下简称《东西洋考》)。该刊在道光丁酉(1837)正月的一篇文章名为《诗》的文章中,称荷马是“欧罗巴”“诸诗之魁”,译名选用了“和马”二字。《东西洋考》初刊于 1833 年 8 月,是来华西人在中国境内主办的第一本中文期刊。刊上文章皆不署名,参与编纂者主要有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人,他们大多是以英语为母语的新教传教士。其中,郭实猎来自普鲁士,但他常年用英文写作;且郭氏虽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者,却不是 1836 年以后的主要作者,该文恐非郭氏手笔。鸦片战争以前,来华西人多在广州附近活动,所习汉语方言大多为粤语,裨

治文和麦都思便皆长于粤方言。在粤语中,“和”字发“ho”音,与英文的发音基本一致,“和马”二字正是来自于英文的 Homer。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几位编者,在新教传教士中的地位极高,其翻译的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觑。鸦片战争以后,梁廷枏编纂《海国四说》,称“希腊人马和”,译名来源正是前述的“和马”,只是不知何故将两字位置调换。1857 年,《六合丛谈》在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刊印。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上面发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和《和马传》等文,用的也是“和马”。艾氏称,“和马者,不知何许人也”。又称其“所作二诗,一名《以利亚诗》,赋希腊诸国攻特罗呀十年破其城事。一名《阿陀塞亚诗》,赋阿陀塞游行海中,历久归国事,诗各二十四卷,非一人手笔”。向中国读者大致介绍了《荷马史诗》的相关知识。自 1837 年初见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马”这个译名至少被人们使用了 20 年。

不过,艾约瑟对于“和马”这一音译似乎不甚满意。1885 年,艾氏在编译《西学略述》一书时,便将荷马的译名改成了“和美耳”。大约到中法战争前后,西学不再是一种禁忌,传播西方知识的著作逐年增多。除了艾约瑟的《西学略述》之外,诸如谢卫楼的《万国通鉴》